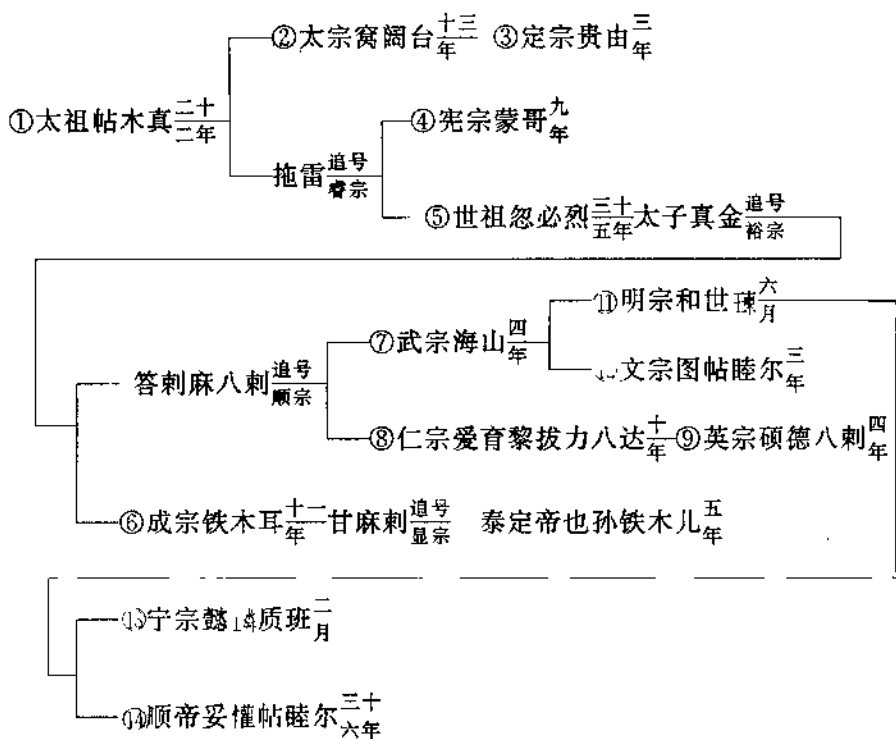


自序

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，而元史独多缺憾，非史官之失职也，文献不足征耳。元起朔漠，本乏纪录，开国以后，即略有载籍，而语不雅驯，专属蒙文土语，搢绅先生难言之。逮世祖朝，始有实录，相沿至于宁宗，共十有三朝。然在世祖以前，仍多阙略，世祖以后，则往往详于记善，略于惩恶。史为国讳，无足怪也。元亡明兴，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实录，命修元史，以李善长为监修，宋濂、王姑为总裁，二月开局，八月书成。惟顺帝一朝，史犹未备。又命儒士欧阳佑等，往北平采遗事，明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阅六月书成，颁行后，已有窃窃然滋议者。盖其时距元之亡，第阅二、三年，私家著述，献有所闻，无由裒合众说，罔定异同，观徐一夔与王姑书，谓：“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设起居注，惟中书时政科，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即据以修实录，其于史事已多疏略。至顺帝一朝，且无实录可据，唯凭采访以足成之，恐事未必，罔言未必，驯首尾未必贯穿”云云。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，不克完善，在徐氏已豫知之矣。厥后商辂等续撰《纲目》，薛应旗复作《通鉴》，陈邦瞻又著《纪事本末》，体制不同，而所采事实，不出正史之外，其阙漏固犹昔也。他若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，记太祖、太宗事，元秘史亦如之，语仍鄙俚，脱略亦多。《丙子平宋录》，记世祖事，

《庚申外史》，记顺帝事，一斑之窥，无补全史。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暨《元儒考略》等书，更无论已。自明迄今，又阅两朝，后人所作，可为元史之考证者，惟《蒙鞑备录》、《蒙古源流》及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等书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出自近年，系清侍郎洪钧所辑，谓从西书辗转译成，其足正元史之阙误者颇多，顾仅至定宪二宗而止。《蒙鞑备录》及《蒙古源流》亦一秘史类耳。明清二代多宿儒，容有钩隐索沈，独成善本，惜鄙人见闻局隘，未能一一尽窥也。本年春，以橐笔之暇，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，于蒙古西征时，较中史为详，且于四汗分封，及其存亡始末，亦足补中史之阙，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？不揣谫陋，窃欲融合中西史籍，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。寻以材力未逮，戏成演义，都六十回。事皆有本，不敢臆造，语则从俗，不欲求深。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，外域异闻，凡正史之所已载者，酌量援引，或详或略，正史之所未载者，则旁征博采，多半演入，茶余酒后，取而阅之，非特足供消遣，抑亦藉广见闻，海内大雅，其毋笑我芜杂乎？是为序。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帆自识于海上寓庐。

元代世系图

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感白光孀姝成孕 (1)
劫红颜异儿得妻
- 第 二 回 拥众称尊创始立国 (9)
班师奏凯复庆生男
- 第 三 回 女丈夫执旗如叛众 (17)
小英雄逃难遇救星
- 第 四 回 追失马幸遇良朋 (24)
喜乘龙送归佳耦
- 第 五 回 合浦还珠三军奏凯 (31)
穹庐返幕各族投诚
- 第 六 回 帖木真独胜诸部 (38)
札木合复兴联军
- 第 七 回 报旧恨生遇丽姝 (46)
复前仇迭逢美妇
- 第 八 回 四杰赴援以德报怨 (53)
一夫拚命用少胜多

第 九 回	责汪罕潜师劫寨 杀脱里恃力兴兵	(60)
第 十 回	纳忽山孱主亡身 斡难河雄酋称帝	(68)
第 十 一 回	西夏主献女乞和 蒙古军入关耀武	(76)
第 十 二 回	拔中都分兵南略 立继嗣定议西征	(84)
第 十 三 回	回首投荒窜死孤岛 雄师追寇穷极暇方	(91)
第 十 四 回	见角端西域班师 破钦察归途丧将	(99)
第 十 五 回	灭西夏庸主覆宗 遭大丧新君嗣统	(107)
第 十 六 回	将帅送亡乞盟城下 后妃被劫失守都中	(114)
第 十 七 回	南北夹攻完颜赤族 东西遣将蒙古张威	(122)
第 十 八 回	阿罗思全境被兵 欧罗巴东方受敌	(130)

- 第 十 九 回 姑妇临朝生暗衅 (138)
弟兄佐命立奇功
- 第 二 十 回 勤南略赍志告终 (146)
据大位改元颁赦
- 第 二 十 一 回 守襄阳力屈五年 (154)
覆匡山功成一统
- 第 二 十 二 回 渔色徇财计臣致敌 (163)
表忠流血信国成亡
- 第 二 十 三 回 征日本全军尽没 (170)
讨安南两次无功
- 第 二 十 四 回 海都汗边兵构衅 (178)
乃颜王败走遭擒
- 第 二 十 五 回 明黜陟权奸伏法 (186)
慎战守老将骄兵
- 第 二 十 六 回 皇孙北返灵玺呈祥 (194)
母后西巡台臣置奏
- 第 二 十 七 回 得良将北方靖寇 (202)
信贪臣南服丧师
- 第 二 十 八 回 蛮酋成擒妖妇骈戮 (210)
藩王入覲牝后通谋

- 第 二 十 九 回 诛奸慝怀宁嗣位 (218)
耽酒色嬖幸盈朝
- 第 三 十 回 承兄位诛逐奸邪 (226)
重儒臣规行科举
- 第 三 十 一 回 上弹章劾佞无功 (234)
信俭言立储背约
- 第 三 十 二 回 争位弄兵藩王两败 (241)
挟私报怨善类一空
- 第 三 十 三 回 隆孝养迭呈册宝 (248)
泄逆谋立正典刑
- 第 三 十 四 回 满恶贯奸相伏冥诛 (255)
进良言直臣邀主眷
- 第 三 十 五 回 集党羽显行弑逆 (262)
扈銮蹕横肆奸淫
- 第 三 十 六 回 正刑戮众恶骈诛 (270)
纵奸盗百官抗议
- 第 三 十 七 回 众大臣联衔入奏 (277)
老平章嫉俗辞官
- 第 三 十 八 回 信佛法反促寿征 (285)
迎藩王入承大统

第 三 十 九 回	大明殿称尊颁敕 太平王杀敌建功	(293)
第 四 十 回	入长城北军败溃 援大都爵帅驰归	(301)
第 四 十 一 回	倒刺沙奉宝出降 泰定后别州安置	(309)
第 四 十 二 回	四女酬庸同时厘降 二使劝进克日登基	(316)
第 四 十 三 回	中逆谋途次暴崩 得御宝驰回御极	(323)
第 四 十 四 回	怀妒谋毒死故后 立储君惊遇冤魂	(330)
第 四 十 五 回	平全滇诸将班师 避大内皇儿寄养	(337)
第 四 十 六 回	得新怀旧人面重逢 纳后为妃天伦志异	(344)
第 四 十 七 回	正官方廷臣会议 遵顾命皇侄承宗	(351)
第 四 十 八 回	迎嗣皇权相怀疑 遭冥谴太师病逝	(358)

- 第 四 十 九 回 履尊择配后族蒙恩 (364)
犯阙称兵豪宗覆祀
- 第 五 十 回 辱谏官特权停科举 (371)
尊太后变例晋徽称
- 第 五 十 一 回 妨功害能淫威震主 (378)
竭忠报国大义灭亲
- 第 五 十 二 回 逐太后兼及孤儿 (386)
用贤相并征名士
- 第 五 十 三 回 宠女侍僭加后服 (393)
闻母教才罢弹章
- 第 五 十 四 回 治黄河石人开眼 (400)
聚红巾群盗扬镳
- 第 五 十 五 回 失军心河上弃师 (407)
逐盗魁徐州告捷
- 第 五 十 六 回 番僧授术天子宣淫 (414)
嬖侍擅权丞相受祸
- 第 五 十 七 回 朱无璋濠南起义 (422)
董转霄河北捐躯
- 第 五 十 八 回 扫强虏志决身歼 (429)
弑故主行凶逞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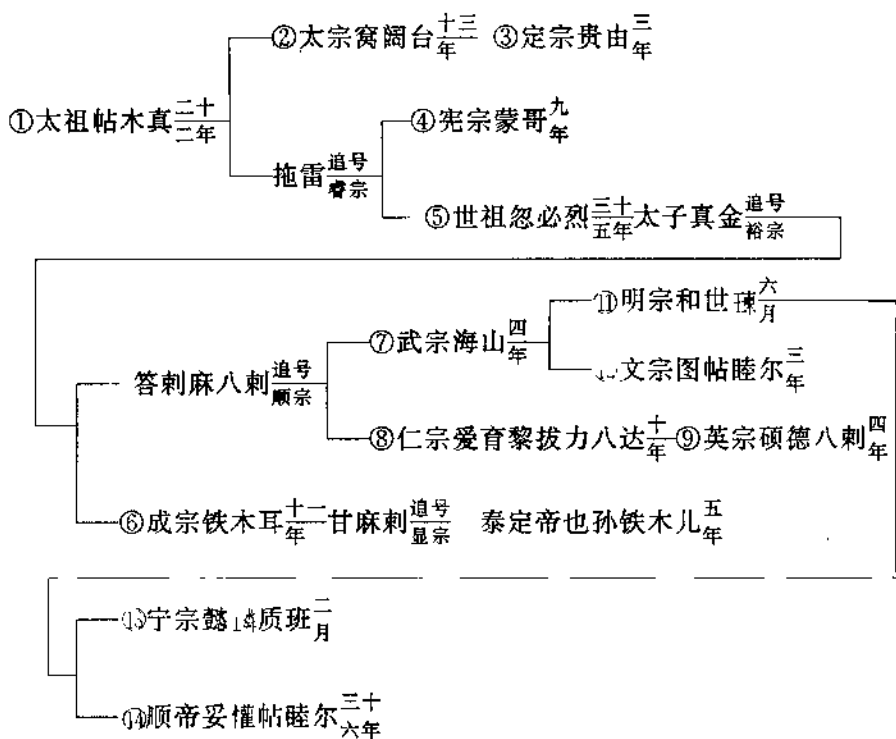
第 五 十 回	阻内禅左相得罪 入大都逆臣伏诛	(437)
第 六 十 回	群寇荡平明祖即位 顺帝出走元史告终	(445)

自序

古史之美且备者多矣，而元史独多缺憾，非史官之失职也，文献不足征耳。元起朔漠，本乏纪录，开国以后，即略有载籍，而语不雅驯，专属蒙文土语，搢绅先生难言之。逮世祖朝，始有实录，相沿至于宁宗，共十有三朝。然在世祖以前，仍多阙略，世祖以后，则往往详于记善，略于惩恶。史为国讳，无足怪也。元亡明兴，洪武二年，得元十三朝实录，命修元史，以李善长为监修，宋濂、王姑为总裁，二月开局，八月书成。惟顺帝一朝，史犹未备。又命儒士欧阳佑等，往北平采遗事，明年二月，重开史局，阅六月书成，颁行后，已有窃窃然滋议者。盖其时距元之亡，第阅二、三年，私家著述，歟有所闻，无由裒合众说，罔定异同，观徐一夔与王姑书，谓：“考史莫备于日历及起居注，元不置日历，不设起居注，惟中书时政科，遣一文学掾掌之，以事付史馆，即据以修实录，其于史事已多疏略。至顺帝一朝，且无实录可据，唯凭采访以足成之，恐事未必，罔言未必，驯首尾未必贯穿”云云。然则元史之仓卒告成，不克完善，在徐氏已豫知之矣。厥后商辂等续撰《纲目》，薛应旗复作《通鉴》，陈邦瞻又著《纪事本末》，体制不同，而所采事实，不出正史之外，其阙漏固犹昔也。他若《皇元圣武亲征录》，记太祖、太宗事，元秘史亦如之，语仍鄙俚，脱略亦多。《丙子平宋录》，记世祖事，

《庚申外史》，记顺帝事，一斑之窥，无补全史。而《元朝名臣事略》，暨《元儒考略》等书，更无论已。自明迄今，又阅两朝，后人所作，可为元史之考证者，惟《蒙鞑备录》、《蒙古源流》及《元史译文证补》等书。《元史译文证补》出自近年，系清侍郎洪钧所辑，谓从西书辗转译成，其足正元史之阙误者颇多，顾仅至定宪二宗而止。《蒙鞑备录》及《蒙古源流》亦一秘史类耳。明清二代多宿儒，容有钩隐索沈，独成善本，惜鄙人见闻局隘，未能一一尽窥也。本年春，以橐笔之暇，偶阅东西洋史籍译本，于蒙古西征时，较中史为详，且于四汗分封，及其存亡始末，亦足补中史之阙，倘所谓礼失求野者非耶？不揣谫陋，窃欲融合中西史籍，编成元代野乘以资参考。寻以材力未逮，戏成演义，都六十回。事皆有本，不敢臆造，语则从俗，不欲求深。而于元代先世及深宫轶事，外域异闻，凡正史之所已载者，酌量援引，或详或略，正史之所未载者，则旁征博采，多半演入，茶余酒后，取而阅之，非特足供消遣，抑亦藉广见闻，海内大雅，其毋笑我芜杂乎？是为序。中华民国九年一月古越蔡东帆自识于海上寓庐。

元代世系图



第一回 感白光嫖姝成孕 劫红颜异儿得妻

“成则为王，败则为寇”，无论古今中外，统是这般见解，这般称呼，这也是成败衡人的通例。起语已涵盖一切。惟我中国自黄帝以后，帝有五，王有三，历秦、汉、晋、南北朝，及隋唐、五季、南北宋，虽未尝一姓，毕竟是汉族相传，改姓不改族。其间或有戎狄蛮貊，入寇中原，然亦忽盛忽衰，自来自去，如獯鬻，如玁狁，如匈奴，不过侵略朔方，没有甚么猖獗。后来五胡、契丹、女真，铁骑南来，横行腹地，好算得威焰熏天，无人敢当，但终不能统一中国；几疑天限南北，地判华夷，中原全境，只有汉族可为君长，他族不能躡入的。谁知南宋告终，厓山尽覆，赵氏一块肉，淹入贝宫，赤胆忠心的陆秀夫、张世杰、文天祥、或溺死，或被杀，荡荡中原，竟被那蒙古大汗，囊括以去。一朝天子一朝臣，居然做了八十九年的中国皇帝，这真是有史以来的创局！有的说是天命，有的说是人事，小子也莫名其妙，只好就史论史，把蒙古兴亡的事实，演出一部元朝小说来。诸君细阅一周，自能辨明天命人事的关系了！暗中注重人事，为现今国民下一针砭，是有点爱国之谈。

且说蒙古源流，本为唐朝时候的室韦分部，向居中国北方，打猎为生，自成部落。嗣后与邻部构衅，屡战屡败，弄到全军覆没，只剩了男女数人，逃入山中。那山名叫阿儿格乃衮，层峦叠

嶂，高可矗天，惟一径可通出入，中有平地一大方，土壤肥美，水草茂盛。男女数人，遂借此居住，自相配偶，不到九年，生了好几个男女。有一男子名叫乞颜，生得膂力过人，所有毒虫猛兽，遇着了，他，无不应手立毙。他的后裔，独称繁盛。土人叫他作乞要特，“乞要”即“乞颜”的变音，特字便是统类的意义。种类既多，转嫌地狭，苦于旧径芜塞，日思开辟。为出山计，辗转觅得铁矿，洞穴深邃，大从伐木煨炭，篝火穴中，又宰了七十二牛，剖革为筒，吹风助火，渐渐的铁石尽熔，前此羊肠曲径，坍的坍，塌的塌，忽变作康庄大道，因此衢路遂辟。

数十传后，出了一个朵奔巴延，《元史》作托奔歌乐根，《秘史》作朵奔蔑儿干。尝随乃兄都蛙锁豁儿，出外游牧。一日到了不儿罕山，但见丛林夹道，古木参天，隐隐将大山笼住。都蛙锁豁儿，向朵奔巴延道兄弟！你看前面的大山，比咱们居住地，好歹如何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山好得多哩。咱们趁着闲暇，去逛一会子何如？”都蛙锁豁儿称善，遂携手同行，一重一重的走将进进去。到了险峻陡峭的地方，不得已援着木，扳着藤，猿升而上，费了好些气力，竟至山巅。兄弟两人，拣了一块平坦的磐石，小坐片刻。四面了望，烟云缭绕，岫屿回还，仿佛别有天地。俯视有两河萦带，支流错杂，映着那山林景色，倍觉鲜妍。好一幅画图。

朵奔巴延看了许久，忽跃起道：“阿哥！这座大山的形势，好得很！好得很！咱们不如迁居此地，请阿哥酌夺！”说了数语，未闻回答，朵奔巴延不觉焦躁起来，复叫了数声哥哥，方闻得一语道：“你不要忙！待我看明再说！”

朵奔巴延道：“看甚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见山下有一群人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行人不行人，管他做甚！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那行人里面，有一个好女儿！”朵奔巴延不待说毕，便说道：“哥哥痴了！莫非想那女人作妻室么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不是这般说；我已有妻，那女子若未曾嫁人，我去与她说亲，配你

可好么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远远的恰有几个人影，如何辨别妍媸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若不信，你自去看明！”朵奔巴延少年好色，闻着有美女子，便大着步跑至山下去了。

看官到此，未免有一疑问，都蛙锁豁儿见有好女，何故朵奔巴延独云见得不清？原来都蛙锁豁儿，一目独明，能望至数里以外，所以部人叫他一只眼。他能见人所未见，所以命弟探验真实，自己也慢步下来。

那时朵奔巴延，一口气跑到山下，果见前面来了一伙百姓，内有一辆黑车，坐着一位齐齐整整，袅袅婷婷的美人儿。想是天仙来了。不由的瞅了几眼，那美人似已觉着，也睁着秋波，对朵奔巴延睨了一睨。朵奔巴延，竟呆呆立住，等到美人已近面前，他尚目转睛，一味的痴望。忽觉得背后被击一掌，方扭身转看，击掌的不是别人，就是那亲哥哥都蛙锁豁儿。他也不遑细问，复转身去看着美人，但听得背后朗声道：“你敢是痴么！何不问她来历？”朵奔巴延经这一语，方把痴迷提醒，忙向前问道：“你们这等人，从哪里来的？”有一老者答道：“我等是豁里刺儿台蔑儿干一家。当初便是巴儿忽真地面的主人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这年轻女人，是你何人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是我外孙女儿。”朵奔巴延道：“他叫甚么名字？”那老者道：“我名巴乐忽歹蔑尔干。只生一个女儿，名巴儿忽真豁呵，嫁与豁里秃马敦的官人。”朵奔巴延听了这话，不觉长叹道：“晦气！晦气！”便转身向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事不成，咱们回去吧！”活画出少年性急。

都蛙豁儿道：“你听得未曾清楚，为何便说不成？”朵奔巴延道：“他说的名字，什么巴儿豁儿，我恰记不得许多，只他女是确曾嫁过了。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瞎说！他说的是他女儿，并不是他外孙女儿！”朵奔巴延想了一想，才觉兄言果确。便道：“阿哥耳目聪明，还是请阿哥问他是为是。”于是都蛙豁儿前行一步，与老者行了礼，问明底细，方知美人的名字，叫作阿兰郭斡。旧作

阿兰果火，《元史》作阿伦果斡，《秘史》作阿兰豁阿。且由老者详述来历。因豁里秃马敦地面，禁捕貂鼠等物，所以投奔至此。都蛙豁儿道：“这山已有主人么？”那老者道：“这山的主人，叫作晒赤伯颜。都蛙锁豁儿道：“这也罢，但不知你外孙女儿曾否字人？”老者答称尚未，都蛙锁豁儿便为弟求亲。老者约略问了姓氏家居，去对那外孙女儿说明。

这时候的朵奔巴延，眼睁睁望着美人儿，只望他立刻允许，谁知这美人偏低头无语。寻由老者说了数语。那美人竟脸泛桃花，越觉娇艳，好一歇，方蒙这美人点首。朵奔巴延喜出望外，不待老者回报，急移步走至老者面前。欲向老者行甥舅礼，不意被乃兄伸手拦住。朵奔巴延退了一二步，心中还恨着阿哥。嗣经老者与都蛙锁豁儿说明允意，才由都蛙锁豁儿，叫过朵奔巴延，谒过老者。复订明迎婚日期，方分手告别。

朵奔巴延在途次语兄道：“他既肯把外孙女嫁我，为何今日不缴与我们，恰还是捱延日子？”都蛙锁豁儿道：“你不是强盗，难道便抢劫不成！”朵奔巴延才噤口无言。

过了数天，都蛙锁豁儿检出鹿皮二张，豹皮二张，狐皮二张，鼠獾皮数张，装入车中，令朵奔巴延着了喜服，率着车辆仆役，至不儿罕山迎婚。自昼至夕，已将美人迎回，对天行过夫妇礼，拥入房帏。这一夜的欢娱，不消细述，嗣后一索得男，再索复得男，长子取名布儿古纳特，次子取名伯古纳特。《元史》作布固合塔台及博克多萨勒，《蒙古源流》作伯勒格特依及伯袞得衣。两儿尚未长成，不意乃兄都蛙锁豁儿竟一病身亡。

都蛙锁豁儿生有四子，统是倔强得很，不把那朵奔巴延作亲叔叔般看待，朵奔巴延气愤填胸，带着一妻二子，至兄墓前哭了一场，便往不儿罕山居住。昼逐牲犬，夜对妻孥，倒也快活自由。老天无意做人美，偏偏过了数年，朵奔巴延受了感冒，竟尔卧床不起，临终时，与娇妻爱子，诀了永别，又把那善后事宜，